

护 身 符

第一章

今天，1611年3月14日，我骑马离开比尔湖畔的家，去果尔松地方找老波卡尔，与他了结一笔旷日持久的交易，把我在闵希魏勒附近那块长满橡树和山毛榉的坡地转手给他。老先生不厌其烦地再三次来信，要我让一点价钱。事实上，我对那片树林的索价，已是低得无话可说，可老先生定要我再少一点，好像这样做乃是他的本分似的。由于我满有理由对他表示敬重，同时我那为联省共和国^①效力的儿子，已和一位丰满的荷兰金发女郎订婚，为帮助他置办家具我也急需钱，因此，我决定向老波卡尔让步，尽快地与他成交算啦。

在他那古老的邸宅里，我找到了老人，只见他形容枯槁，孤单单，灰白的头发散乱在额前，从脑后一直拖到了脖子里。一听说我准备让价，昏暗的眸子立刻射出欣喜的光。他到晚年还拼命积聚钱财，全不顾自己并无子嗣，一死之后全部家产都将留给那些眉开眼笑的继承人哪。

^① 1556年荷兰人民在加尔文教的旗帜下发动起义，从西班牙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争得了北方七省的独立，于1581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，称联省共和国。

他领我进了塔楼里的一间小房，房里有一个虫蛀的橱柜，存放着他的各种文契。他叫我坐下，立刻草拟契约。我很快就拟好了，抬起头来，发现他正在橱子的抽屉里乱翻，寻找他那忘记放到何处去了的印章。看见他那么着急地翻箱倒柜，我不由得站起身来，打算去帮他一把。我走到他身后，正赶上他慌里慌张地拉开一个秘密的抽屉；我往里一瞅，不禁深深地发出一声叹息。

抽屉里，并排摆着两件十分稀罕而我却非常熟悉的东西：一顶让枪弹打穿的毡帽，一块大大的、圆圆的银制圣牌，上面镂着安西德尔恩^①的圣母像，镂工相当粗糙。

老人转过身来，像是回答我那一声叹息，哽咽地说：“可不，沙道先生，安西德尔恩圣母如今还保佑着我和我的田园家宅；但自从邪教传来世上，我们的瑞士也遭了劫，仁慈的圣母就不灵验了，即使对正教徒也是如此！我亲爱的孩子威廉，他的遭遇就是明证啊。”说着，眼泪从他那灰白的睫毛底下涌了出来。

触景伤情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他儿子与我同年，并且死在我的身边；我勉强对老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。不知是我的话使他生了气呢，或是压根儿就没有听见，他突然又性急地谈起我们的交易来，从新开始寻找私章。终于找到后，他拿起来在文契上盖了一下，就马上打发我离开，未作任何特别的客气表示。

我骑马回家。一路上，我急驰在苍茫暮色之中；随着那春天的田野里升起来缕缕雾霭，一幕幕往事便在我眼前浮现，那么清楚，那么鲜明，那么咄咄逼人，扣人心弦，我痛苦极了。

威廉·波卡尔的命运，与我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，开始是愉快地交织在一起，最后是可怕地交织在一起。是我把他拖向了

^① 瑞士著名圣地，位于苏黎士湖南边。

死亡。然而，不管这令我多么痛苦，我却全无悔恨之意；倘若当年的情况今日又得重演，我一定还会像我 20 岁时那样行事。往事的回忆总是令我激动不已，我下定决心，要写下这段离奇的故事，以使我的内心得到平静。

第二章

我生于 1553 年，生下来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，他在我出世后没几年就战死在圣康坦^①的城垣上了。我们原系图林根^②的一家族，自古以来祖辈多为军人，曾追随过不少有名的统帅，特别是我父亲，曾长期效力于维尔腾堡乌尔利希公爵^③；公爵见他忠心耿耿，便授予他米佩尔加特伯爵领地的一个官职，并促成他与一位伯尔尼^④小姐的婚事。乌尔利希公爵当年流亡瑞士，曾受过她先人的款待。怎奈我父亲过不惯宁静的文官生活，不久又去法国投身戎行，为保卫彼加尔提^⑤，与英国和西班牙作战。这成了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。

不久，我的母亲也相继死去，我便被一位舅舅收养。他住在比尔湖畔，是一个清高而古怪的人。他很少参与社交生活，全亏他那载入了伯尔尼年鉴的光辉姓氏，否则在伯尔尼早已没有了立足之地。他从年青时起就致力于圣经的诠释，这在宗教大动荡的年月本是极平常的事；但不平常的是他竟从圣经的一些章节，特

法国北部城市，1557 年为西班牙攻陷。

② 德国中部地名。

德国农民战争中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，开始时镇压农民起义军，后又参加起义军作战。

瑞士名城，当时为最有势力的一个城邦。

法国北部省名。

别从（约翰启示录）中，获得了一种信念，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，大可不必在这浩劫之前再去创立新教，干这劳而无功的事。因此，他坚决地拒绝上伯尔尼大教堂去。上面说过，只因为他长年深居简出，才免遭教会当局的沉重打击。

在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和蔼长者监护下——虽然不乏管教，但却没有惩罚。我在乡村的自由环境中成长起来，所交往的只有邻村的农家孩子和一位村里的牧师。牧师是个严格的加尔文教徒，舅舅委托他对我进行新教教育，自己完全不肯插手此事。

我青年时代的这两位监护人，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。和他的祖师爷加尔文一样，神学家认为地狱的惩罚永远存在，并且是使世人敬畏上帝的前提；业余圣经诠释者却坚信，万事万物终将归于和谐，获得再生，并以此自慰。我的思想受着一贯严谨的加尔文教义的熏陶，很好掌握了它，没有一丝一毫疏漏；但我的心，却无保留地倾向我的舅舅。虽然他对未来的种种玄想，很少使我关心，唯有一回，他令我大为惊异。很久以来，我就怀着渴望，想弄一匹我在比尔城里见过的那种烈性马驹，弄一匹很漂亮的黄马。一天早上，我带着这个急欲吐露的大心事，走到舅舅跟前。他正专注地读一本书，我生怕他拒绝我的请求，倒不会为了价钱贵，而是担心驯不了这种当地著名的烈性马。我刚要开口，他那炯炯发光的蓝眼睛就盯着我，庄重地说道：“你知道，汉斯，死神骑着灰马，这意味着什么？”

舅舅料事如神，惊得我目瞪口呆。直到我朝那本翻开的书瞥了一眼，才明白他并非指我的黄马，而是指启示录中四位神秘骑

① 约翰·加尔文（1509—1564），法国宗教改革家。他在瑞士日内瓦创立了加尔文教，后来传到法国、瑞士、荷兰等国。

士里的那个死神^①。

那位博学的牧师也教我数学，而且还传授给我一些从著名的兵书中吸取来的初步军事知识；他年青时曾在日内瓦上大学，参加过守城和出征。

已经谈妥，我一满 17 岁就去从军；甚至连去投哪位统帅也都定了。当时，伟大的哥里尼^② 誉满天下。在当代的众多统帅中，他出类拔萃，唯有西班牙的阿尔发^③ 可与他比肩，倒不是由于辉煌的胜利，这样的胜利他一次也未争得过；而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他以自己的统兵艺术和伟大人格，赋予了这些失败以胜利的价值。可那个阿尔发呢，我恨他犹如地狱里的魔鬼。这不只因为我勇敢的父亲坚持忠于新教信仰，也不光为了我通晓圣经的舅舅对罗马教廷深恶痛绝，认为它就是启示录中那个巴比伦女人^④ 的化身，而且还由于我也开始热衷于教派的事业了。1567 年，我还是个孩子，就已参加新教徒的队伍，拿起武器，去抗击阿尔发可能对日内瓦的进犯。他当时从意大利出发，正沿瑞士边境移兵荷兰。朔蒙特——我舅舅庄园所在地——的寂寥生活，使年轻的我再也受不了啦。

1570 年，圣日尔曼昂莱^⑤ 和平敕令给予了法国的胡格诺^⑥

① 《约翰启示录》中的四个神秘骑士代表瘟疫、饥荒、战争和死亡。死神骑着灰马，手执刈草镰刀。

② 哥里尼（1519—1572），法国军事家，政治家，加尔文教派领袖。

③ 阿尔发（1507—1582），西班牙公爵。1567 年被派为驻尼德兰总督，率大军对起义者进行了血腥镇压，仅处死者达 8000 人。

指《约翰启示录》第十七章所记那个“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”的巴比伦女人。

⑤ 法国一个城市。

⑥ 加尔文教徒在法国的称呼。

教徒担任公职的许可，哥里尼奉召到巴黎，与皇上共同策划讨伐阿尔发、解救尼德兰的战争。据传皇上的心完全被他争取过来了。我几年来日盼夜盼，盼着宣战以后投奔到哥里尼麾下；要知道他的骑兵从来就是由德国人组成的，想必他也会知道我父亲的英名。

谁料正式宣战一举迟迟不曾发生；这时偏偏我又碰上了两件讨厌的事，使我在故乡最后的那些日子更加痛苦难挨。

五月的一天傍晚，我和舅舅在院子里茂密的菩提树下喝茶，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此人衣衫褴褛，态度谦卑，不安的眼神和鄙俗的嘴脸给了我一个很不愉快的印象。他恳求我们赏他一个马厩总管的差事，而就我们的排场来说，那不过就是个马夫罢了。我已经打算一口回绝他，须知舅舅一直对他不感兴趣，尽管这位不速之客起劲地在向我数说自己的种种知识和能耐。

“我会击剑，”他说，“对剑术十分精通，还很少有人是我的对手咧。”

由于远离城里的剑术馆，我正痛感自己缺乏击剑训练；虽然本能地讨厌这个人，我仍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，马上领他到击剑室，递给他一柄剑。他接过去，两个回合便击败了我，如此干脆利落，使我马上与他谈妥，雇他当了我的剑术教师。

我对舅舅述说，找个机会有多么难得，我可以在临出发之前再丰富自己的骑士知识。

从此，我和陌生人——他自称出生在波希米亚^①——就一起在击剑室里度过一个又一个晚上，常常直到深夜。我点了两盏

捷克旧称。

壁灯，把击剑室照得透亮。我轻易地学会了冲刺、招架、佯击，很快完成了全部练习，理论背得更是烂熟，颇令我这位师傅满意。只有一点，使他流露明显的失望，就是我怎么也丢不掉那股漫不经心的脾气。他骂我太迟钝，常常以他那闪电般舞动的剑，玩儿似地把我打垮。

为了使我具有必要的猛劲儿，他想了一个奇怪的主意，他给自己剑衣上缝了一枚用红牛皮剪成的心，标示出他心脏跳动的部位，并在斗剑时用左手指着它，对我进行讥笑和挑逗，一边还发出各种呐喊，最常喊的是：“阿尔发万岁！——消灭尼德兰叛贼！”——或者：“杀死异教徒哥里尼！绞死他！”——听着他这么喊叫，我真是怒火中烧，也就更加厌恶他这家伙。我的动作可还是快不起来，因为对一个完成任务而学习的人来说，我已达到相当的敏捷程度，想再前进看来是不可能的了。一天黄昏，波希米亚人正那么可怕地吼叫着，舅舅从侧门走进来，忧心忡忡地探看究竟出了什么事。但他随即又退了出去，神色更加不安，因为我亲眼看见我的对手喊着“杀死胡格诺”，给我胸上猛刺了一剑，要是在真正的格斗中，这一剑早把我刺了个对穿对过啦。

翌晨，在菩提树下早餐，舅舅显得颇有心事。我想，他一定希望把那位不速之客打发走吧。这时，比尔城的信使送来一封盖着老大官印的信。舅舅拆开它，读着读着额头就皱了起来，然后递给我道：“可让咱们给碰上啦！——念吧，汉斯，然后商量如何处置。”

信上写着，前些时候一个在斯图加特^①当剑术师的波希米亚人，出于嫉妒谋杀了自己的老婆，一个士瓦本女子。据查凶手

^① 德国城市，维尔腾堡首府。

已潜往瑞士，且有人看见他或者某个与他毕肖的人，现正被雇用
在朔蒙特老爷的府上。克里斯托夫公爵非常器重和怀念已故的沙
道先生，因此特恳请已故沙道先生的妻兄，立刻将可疑者逮捕起
来，并且先行审讯，如确系凶犯，即烦递解过境。信由斯图加特
公爵府签发并加盖大印。

读这封公函时，我不由得沉思地抬起头来，朝波希米亚人住
的那间在山墙一面很容易看见的房间瞟了一眼，恰见他正立在窗
前擦他的宝剑。我决定捉拿凶手，以伸正义，但同时下意识地举
起信来扬了一扬。要是他当时正好向下张望，就能看见信上的大
红官印——这算给他一个短暂的期限，让他凭运气自行逃命去
吧。

我和舅舅随即合计好了逮捕与押解罪犯的办法，我们俩都毫
不怀疑地认定凶手就是他。

接着，我们每人手里提一支枪，上他房里去。房里已是空空
如也，只见窗子敞开着，从院里的树梢望过去，才发现在远处大
路转向山丘背后的地方，有一个骑手纵马急驰。我们赶下楼去，
却碰见比尔城的信使叫苦不迭地迎面走来。他在去厨房喝酒之
前，把马拴在了后门口，这会儿怎么也找不着啦。

这段可悲的故事，在邻里中引起很大注意，经人一传更添了
几分冒险色彩。此后不久，又出了一件事，使我在故乡再也呆不
下去了。

有人邀请我去比尔城里参加婚礼。我家离城不到一小时路
程，所以在城里也有一些熟人，虽说都属泛泛之交。由于离群索
居，我被看成是个傲慢的人。我当时心思完全集中于即将爆发的
战事，它将把我的命运，与整个新教世界的伟大命运联系在一

起，尽管我个人的地位也许十分卑微。而对小小比尔共和国^①的内部纷扰，以及小市民的胡扯乱弹，我却丝毫不感兴趣。因此，上述邀请并不特别令我高兴。只是在同样懒于交友、但却待人和蔼的舅舅催促下，我才前往赴约。

在妇女面前我很胆小。我生得高大魁梧，孔武有力，长相却不好看。即使无此自知之明吧，我也感到必须专心致志，事业才可望有成，而这成功机会，我隐隐觉得，只存在于我的英雄身边。我还坚信，美满幸福的人生，必须以生命为代价，全力以赴，才能取得。

在我青年时代崇拜的英雄中，除去伟大的海军大将，就数他的弟弟但德洛了。他那世人皆知的值得骄傲的迎亲之行，大大激发了我的遐想。在他的天主教死敌吉士兄弟们^②的眼皮底下，他把自己的爱人，一位洛林女子，接出了南锡城，并且是在号角声中，排成壮丽的队伍，骑马经过公爵府前。

我渴望上帝赐我同样的壮举。

就这样，我带着无所谓的心情，兴趣索然地出发去比尔城。主人待我极为殷勤，入席时排我坐在一位可爱的小姐身边。就像所有腼腆的人常常发生的那样，我为着避免席间谈话中断，就走到另一个极端。我不断地奉承着身边的那位小姐，以示自己不是没有礼貌的人。在我们对面，坐着市议长的儿子。他父亲是个显赫的香料商，市议会的贵族党首领。要知道在咱们小小的比尔，也和那些大共和国一样，有着自己的贵族党和民主党哪。年轻人名叫弗郎茨·戈狄拉尔德，看来对我邻座的小姐有些意思，因此

① 比尔是属于伯尔尼城帮的一小城市共和国。

② 指法国天主教党的首领、洛林省的吉士家族。

对我们的谈话怀着极大的关注，一直用敌意的目光盯着我，而我开始却没有发现。

这当儿，美丽的小姐问我准备何时前往法兰西。

“只等正式向阿尔发这条恶狗宣战！”我兴奋地答道。

“怎么好用如此无礼的语言，来谈论这位大人物！”戈狄拉尔德从对席冲着我说。

“您也许把那些受他折磨的尼德兰人给忘了吧！”我回敬道，“对于尼德兰人的压迫者，没有什么尊敬可言，即使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统帅也罢！”

“可他制服了那帮叛贼，给咱们瑞士也不无教益啊。”戈狄拉尔德回答。

“那帮叛贼！”我喊道，端起一杯烈性的科泰拉德酒来一饮而尽。“像在卢特里^①山上宣誓结盟那种不可多得的叛贼吧！”

戈狄拉尔德盛气凌人，眉毛往上一扬，狞笑道：“让一位严格的学者来调查一番，真相就会大白：那些啸聚奥地利边境山林的农民们，确系公开叛乱，犯下了重罪。不过这儿不谈这个。我说的只是，一个身无微劳的年轻人，且不论其政治见解如何，竟出言不逊，辱骂一位有名的统帅，这可就很不成体统喽！”

他是在暗示我迟迟未能去服兵役，使我感到深受侮辱，因而勃然大怒：“无赖！”我大叫道，“谁袒护阿尔发这个无赖，谁也就是无赖！”接着便混战一场，临了，戈狄拉尔德头破血流地被架走，我也让飞来的一只玻璃杯划破了脸颊，回家的路上还在淌血。

^① 卢特里是瑞士四林湖畔的山间牧场。1307年，瑞士爱国者在此聚义，发起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残暴统治的斗争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羞愧得无地自容。可以预料，我这新教真谛的捍卫者，说不定就要背上酒徒的恶名啦。

没作多久考虑，我便收拾行囊，去向舅舅辞行。我对他简述了触霉头的经过；他再三挽留，最后才同意我去巴黎，等候战事爆发。他把父亲所遗薄产中的一卷金叶塞给我，授予我武器，为我那黄马备好鞍，才打发我上路，前往法兰西。

第三章

我行经自由伯爵领地和勃艮弟^①，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遭遇；随后就来到了塞纳河畔。一天傍晚，眼看离默伦^②的塔楼不到一小时路程了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。我穿过大路旁的一座村庄，看见在一家名为“三枝百合花”的小旅舍门前，石凳上坐着个青年，瞧模样也是位旅途中的军人，只是装束与武器都很漂亮。相形之下，我这加尔文派的打扮就太朴素了。我计划在天黑前赶拢默伦，对他的问候只淡淡敷衍了一句。从他面前驰过以后，我似乎还听见他在喊：“路上走好，老乡！”

我固执地又跑了一刻钟，夹着暴雨的乌云已向我迎头压来，空气沉闷得叫人受不了，一股股热风把大路上的尘土卷得老高。我的马喘着气。蓦然间，一道雪亮的闪电，带着一声巨响窜进了我面前几步的地里。我那黄马直立起来，调转脑袋，发狂似地奔回村去，一直到了旅舍门前，在倾盆大雨之中，我才使受惊的畜牲安静下来。

那位年轻旅人微笑着，从屋檐下的石凳上站起身，一面呼唤

法国古省名，即布哥涅。

② 巴黎东南的小城。

马伏，一面帮我解下背囊。他说：“您不会后悔在这儿过夜的，在这儿您会结识很好的旅伴。”

“这点我不怀疑！”我道，同时向他点头致意。

“我自然并非指我自己，”他继续说，“而是指一位被店主太太称做参议^①老爷的老先生——一位地位高贵的人——以及他的女儿或者侄女，一位美貌绝伦的小姐……给这位先生开一间房间！”他吩咐走过来的店主道。“可您呢，老乡，得赶快换好衣服，别让我们久等，晚餐已经摆好啦。”

“您唤我做老乡？”我和他一样操着法语问，“您从哪儿看出来的呢？”

“从你的头和四肢，”他打趣道，“首先可看出您是个德意志人；然后再看您那结实健壮的体格，我就断定您是伯尔尼人。我是您忠实的弗里堡^②盟友，管我就叫威廉·波卡尔吧。”

我跟着店主走进他指定的房间，换好衣服，走到下面的客厅里去。他们已经等在那儿了。波卡尔迎上来，拉着我的手，把我介绍给一位模样体面的白发老人和一个身着骑装的修长的姑娘，说：“我的朋友和老乡……”一边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。

“沙道从伯尔尼来。”我接上话头。

“鄙人深感荣幸，”老先生拘谨地答道，“能结识这座名城的一位年轻市民。对于伯尔尼，我那些日内瓦的教友真是感激不尽哩。鄙人夏狄翁议员，趁眼下颁布了和平敕令，正赶回巴黎老家去。”

^① 指法国等级议会中担任有顾问之职的议员，属第三等级上层，即中产阶级里的所谓“长袍贵族”。

瑞士城市。

“夏狄翁？”我满怀敬仰地重复道，“这可是伟大的海军大将的姓氏啊。”

“鄙人没有与他同宗的荣耀，”参议回答，“或者至少相隔很远吧。不过，我认识他，和他很要好，当然只在我们的不同等级身份容许的范围内。请入席吧，先生们。汤快凉啦，晚上还有的是时间谈话。”

我们围着一张曲腿橡木桌坐下，一人占了一方：小姐居上首，左右分别为参议和波卡尔，我在她对面。大伙儿寒暄着，聊着旅途见闻，进完晚餐。接着又用餐后甜品，喝邻省酿的冒着气泡儿的香槟酒；这时，谈话又变得连贯起来。

“我得称赞你们，你们这些瑞士先生，”参议开头说，“你们打了短短几次仗，就学会各教派和睦相处了。这表明你们明达理智，心地纯善，我不幸的祖国大可以你们为榜样啊——难道我们永远也认识不到，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征服的，新教徒也和天主教徒一样地热爱自己的祖国，一样勇敢地保卫它，一样地遵守它的法律！”

“您对我们太过奖了！”波卡尔接着说。“的确，我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国内相安无事；但宗教的分歧，却把我们相互的友爱完全给破坏啦。过去我们弗里堡人与伯尔尼人攀亲的很多。如今却停止了，割断了多年来的联系。”谈话中，他打趣地转过脸来朝我说，“我们倒常常相互帮助，但在家里，就几乎谁也不睬谁了。”

“请听我下面这个故事：我在塞纳河畔为笃信基督的君王效力，隶属于他的瑞士近卫军。在我回弗里堡度假期间，正赶上普拉费耶附近的阿尔卑斯山上庆祝挤奶节。在那儿我父亲置有地产，伯尔尼的基希伯格家拥有一片牧场。这次的挤奶节过得挺扫

兴。老基希伯格把他的女儿，四个俏丽的伯尔尼姑娘全带来了。小时候，每年我都要和她们一起在阿尔卑斯山上跳舞。你们能相信吗？这一次，在跳过祭神舞后，在牛群叮叮咚咚的铃铛声中，姑娘们却挑起了一场宗教争论，把我这素来很少关心此类事儿的人斥为偶像的奴仆，基督徒的迫害者。而这仅仅因为我在惹纳克和蒙贡杜尔的战场上，与胡格诺军作战时尽了自己的职责！”

“宗教争论嘛，”参议劝慰道，“现时是无处不在进行着的；然而在争论中为什么不能相互尊重，相互谅解呢？我就相信，波卡尔先生，您绝不致于因为我信新教就送我上火刑堆。而且您和很多人一样，对长期来在我可怜的祖国人们用以迫害加尔文教徒的残酷行为，也会表示唾弃的。”

“这您可以放心！”波卡尔答道，“不过您别忘记，对于国家和教会的这些古老的传统，却不能称为残忍；因为它们得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生存啊。要说残忍嘛，我就不知道有任何宗教比加尔文教更残忍了。”

“您想到塞尔维多^①了吧？”——参议压低了声音，脸色也阴沉下来。

“我没有想到人的惩罚，”波卡尔回答，“而是在想这种新的愚昧信仰，如何歪曲了神的公正。我已说过，对神学我一窍不通。但我的舅舅，弗里堡大教堂的神甫，却是位可信赖的博学的人。他让我确信，按照加尔文教义，一个婴孩尚在摇篮之中，虽然还未作任何善事或恶事，却已注定将来是升天堂或下地狱啦。

^① 塞尔维多（1511—1553），西班牙医生兼神学家，因批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，被加尔文当作邪教徒烧死在日内瓦。从而中断了他即将获得成功的肺部血液循环研究。加尔文教迫害科学家的类似行为，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谴责。

这太可怕了，老实说！”

“这却是真理，”我回忆起牧师给我讲的课，说，“可怕也罢，不可怕也罢，反正合乎逻辑！”

“合乎逻辑？”波卡尔诘问道：“什么叫合乎逻辑？”

“不自相矛盾呗，”参议发话道，看来我的激动劲儿使他开心。

“主预知一切，无所不能，”我自鸣得意地说下去，“凡是他预见到了而又不加阻止的事，便是他的意志；所以说，你我的命运在摇篮里就已注定。”

“我现在多想驳倒你们啊，”波卡尔说，“要是我能想起我舅舅那条论据来说就好啦！要知道他有一条有力的论据，足以……”

“要是您能回忆起这条有力论据。”参议表示，“那我将不胜感激。”

弗里堡人给自己斟满酒，慢慢呷着，闭上了眼睛。他想了一会儿以后，兴奋地说：“如蒙二位惠允，不插话打断我的思路，我就可望讲得更加清楚。假设吧，沙道先生，您在摇篮里便已被加尔文先知判定下地狱去了——愿上帝恕我冒昧——假设，我也一样该入地狱，可我——谢天谢地——却不是加尔文教徒……”他从雪白的面包上扯下一块来，用指头捏成一个小人儿，一边放到碟子里，一边说：“这里是一个生来注定下地狱的加尔文教徒。喏，注意，沙道！您相信十诫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，先生？”我站起来。

“喏，喏，提问该可以吧。你们新教徒把某些老的传统给废弃了！要是上帝训诫这个加尔文信徒：你可为此！不可为此！那这样的诫条不就成为毫无意义的玩意儿了吗？要知道这个人是注

定不能行善而必须行恶的啊！可你们偏把这种谬论，妄加于上帝的崇高智慧。就像我手捏的这玩意儿，能算是真的人吗？”说着，就把面人抛到了空中。

“讲的不坏啊！”参议说。

波卡尔极力掩饰内心的得意。我匆匆搜索反驳的理由，但一下子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不觉羞的面红耳赤，只是说：“这是条神秘而高深的教义，随随便便讲不清楚的。再说要驳倒教皇神圣论，也并非除此教义不可。就看教皇的神权，是如何明显地被滥用了吧。您自己，波卡尔，对此也是不能否认的。只要想想神甫们伤风败俗的丑行好了！”

“他们中的确有些坏蛋……”波卡尔点头道。

“还有迷信权威……”

“迷信权威是医治人类软弱的妙法，”他打断我的话，“在国家与教会中，也像打官司一样，需要有个作出最后决断之处，这样才能让人服贴！”

“还有那些显示奇迹的圣物咧！”

“既然圣彼得的影子和圣保罗的手巾^①都治好过患者，”波卡尔不慌不忙地说道，“那他们的遗骸又何尝不能显灵呢？”

“再如愚蠢地崇拜玛利亚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弗里堡人突然脸色大变，霍地一下从椅子上跳起，火气十足地用手按着剑柄，冲我吼道：“您想侮辱我本人吗？您如存心这样，那就请出去！”

那位小姐吓得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参议向弗里堡人伸出双手，进行劝慰。自己一句话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，令我非常吃惊，然

^① 事出《新约全书·使徒行传》第五与第十九章。

而并不张皇失措。

“完全谈不上对您个人有侮辱之意，”我泰然地说，“我哪儿能料到，波卡尔，像您这么位举止谈吐都表现出明达而有修养的人，您自己就说对宗教的事想得很通，怎么会在这一点上变得这样激动。”

“这么说，沙道，您是不知道安西德尔恩的圣母玛利亚曾经在卑微的我身上显过圣迹 哪？这在弗里堡城及附近一带，可是尽人皆知的啊。”

“不，确实不知道，”我回答道，“坐下来，亲爱的波卡尔，给咱们讲一讲吧。”

“喏，此事已经广为流传，并且画在了安西德尔恩教堂里的一块还愿匾上哩。”

“我三岁那年，患了一场重病，后来变成全身瘫痪。一切方法全用尽了，医生们都束手无策。最后，我亲爱的母亲只好赤着脚去安西德尔恩朝圣。可瞧，真就出奇迹啦！自此我渐渐康复，越长越壮，长成了今天诸位看见的这个肢体挺直的汉子！我如今能享受青春的欢乐，没变成一个可悲的残废人以至最后郁郁而死。就全靠了仁慈的圣母。这下你们该理解吧，亲爱的先生们。你们不会再感到奇怪，为何我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感激终生，一片至诚。”

说着，他扯着挂在脖子上的绸带，从紧身衣底下拉出一块圣牌儿来，热烈吻着。

带着既含讥讽又为之感动的表情，夏狄翁先生用他那拘谨的口吻说道：“这么说，波卡尔先生，您是认为任何一位圣母，都可以这样地搭救您，使您幸免于难 哪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波卡尔兴冲冲道，“我的双亲去不少圣地试过，